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六 軻六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頌

佛祖機緣 三十則

釋迦牟尼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

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

軻六

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

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瑯琊覺云

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

恩頌曰

繞出頭來便著忙虛開口說行藏祇知要

吐心中事番惹傍人話短長

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陷地獄佛勅阿

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安否云我雖在

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傳問你

還求出否云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

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佛既

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頌曰

地獄天堂有甚差受恩深處便爲家人生適

意卽爲樂何用閒情檢點他

世尊因黑齒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

來合歡梧桐樹兩株至靈山獻佛佛云

梵志志應諾佛云放下著志放下左手

一株佛又云放下著志放下右手一株

佛又云放下著志云我兩手盡空未審

更放下个甚麼佛云吾非教汝放下其

華汝當放下內六根外六塵中六識無

一可捨是汝免生死處志忽然大悟頌

曰

擎來平地起干戈放下教伊沒奈何直到水

窮山盡處縱無一物也嫌多

世尊昔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
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云吾有正法
眼藏密付與汝汝當護持傳授將來勿
令斷絕頌曰

分明大地露堂堂一片袈裟豈蓋藏繞說密
時元不密舌頭遍地太郎當

文殊師利在靈山會上諸佛集處見一
女子近佛座入於三昧文殊白佛云何
此女得近佛坐佛云汝但覺此女令從
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述女子三匝鳴
指一下乃至托上梵天盡其神力而不
能出佛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定
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閻
明菩薩能出此女定須臾罔明至佛所

佛勅出此女定罔明即於女子前鳴指
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頌曰

佛前女子路頭差不是文殊力不加縱有拿
龍捉虎手無如打鼓弄琵琶

達磨初至金陵見武帝帝問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諦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
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折蘆渡江至
少室面壁九年頌曰

遠來一片熱心腸只道他鄉似故鄉豈料相
逢不相識掉頭冷坐最淒涼

二祖至少林叅承達磨立雪斷臂問曰
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磨曰諸佛法印不
從人得祖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
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
云與汝安心竟祖於是悟入頌曰

齊腰大雪臂摧殘特地將心強要安借爾拳
頭築爾嘴何曾添上一毫端

六祖大師叅黃梅五祖着入碓房舂米
一日因五祖索偈欲付衣法師書偈於
壁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

一物何處惹塵埃祖默識之夜呼入室
密示心宗法眼傳付衣鉢令渡江南歸

曹溪頌曰

碓頭柴斧有何差又向晴空眼見華剛道本
來無一物如何又拾破袈裟

未到黃梅早已知三更入室又何爲祇將衣
鉢爲奇貨引得兒孫箇箇癡

南陽忠國師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
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
汝辜負吾頌曰

三呼三應太分明辜負何曾有重輕試向未
呼前勘破長風日夜吼松聲

南嶽讓禪師初叅六祖祖問甚處來師
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怎麼來師曰說
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師曰

修證即不無染汚即不得祖曰即此不

染汚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

是頌曰

遠來意氣甚揚揚問著何如雪上霜早向太
揚門下立何須撥火更澆湯

馬師一日陞堂百丈收却面前席祖便

下座頌曰

大將登壇八面風捲旗息鼓四疊空太平氣
象清如許方見王師不戰功

馬師不安院主問和尚近日尊位如何

祖曰日面佛月面佛頌曰

病在膏肓不可醫閉門暗地自尋思傍人不
解難禁處纔問如何已失時

趙州因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

向甚麼處去婆云驀直去僧便去婆曰

朝六

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後有僧舉似師

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

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

曰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師歸院謂僧

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頌曰

斜陽芳草正萋萋漫把王孫去路迷多少迷

中留宿客五更夢破一聲鷄

趙州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

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

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

朝六

五

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

諾師曰喫茶去頌曰

趙州一味澹生涯但是相逢請喫茶若向梅

花探春色一枝牆外過隣家

遠來經涉路迢遙壘塊填胸氣正驕不用靈

丹并妙藥只須一碗熱湯澆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

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庭前栢樹子頌曰

大千經卷剖微塵臘盡陽回大地春拈出庭

前栢樹子西來祖意又重新

南泉因東西兩堂各爭猫兒師遇之白

衆曰道得即救取猫兒道不得即斬却

也衆無對師即斬之趙州自外歸師舉

前語示之州乃脫草鞋安頭上而出師

曰汝適來若在即救得猫兒也頌曰

太阿出匣絕無情觸著須教斷死生偶遇白
牯誇好手却將驢糞換雙睛

睦州示衆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

已明如喪考妣頌曰

長江無際渺風波一任輕帆帶雨過到岸回
頭看白浪愁心轉比在船多

德山一日飯遲托鉢下堂時雪峰作飯

頭見便云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

向甚麼處去師便歸方丈峰舉似巖頭

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師聞令侍

者喚來問汝不肯老僧那頭密啓其意

師乃休去至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

頭至僧堂前撫掌大笑曰且喜老漢會

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果三年而

沒頌曰

閒看師子漫調兒顧欠頻呻力盡施觸着翻
身聊一擲低頭歸去令全提末後句莫狐疑
自在遊行更讓誰萬古長空風月在三年未
必是歸期

德山因廊侍者問從上諸聖向甚麼去

師曰作麼作麼廊曰勅點飛龍馬跛驚

出頭來師休去明日師浴出廊過茶與

師師撫廊背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廊曰

軒六

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師又休去頌曰

慣戰深藏陷虎機窮追焉敢犯重圍縱然保

得全身去折盡旗鎗已喪威

馬祖與百丈西堂南泉玩月次祖曰正

與麼時如何丈曰正好修行堂曰正好

供養泉拂袖便行祖曰經入藏禪歸海
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頌曰

月到中秋分外明幾家歌管不停聲漁翁歸
去蘆花宿睡熟江天夢不成

長沙因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

聖

七

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
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
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閒題取一篇
頌曰

黃鶴樓前江水深風波日夜吼雷音百千諸

佛同搖舌覲面何勞別處尋

夾山叅船子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
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子曰不似
似個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麼
處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

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曰垂絲千尺
意在深潭離釣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
口被師一桡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
曰道道山擬開口師便打山豁然大悟
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
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罷釣時如
何師曰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
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
盡江波錦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
如是頌曰

蘭橈獨倚把關津釣線閒垂釣錦鱗偶遇獐
龍纔一撞滔天浪裏解翻身

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
無頌曰

長江一望渺寒烟極目中流思惘然可惜夜

深明月下更無人問渡頭船

趙州因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

老僧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頌曰

路到懸崖沒處行轉身一步腳頭輕要尋挂

角羚羊跡有眼鏡君亦似盲

雪峰因三聖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爲

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

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

住持事繁頌曰

扁舟使盡一帆風到岸何勞又轉蓬若問漁

翁何處宿放歌歸去月明中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

須彌山頌曰

天寒霜落月沉西清夜迢迢鶴夢迷海底日

輪紅似火行人猶聽五更鷄

新六

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

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

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

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

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

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

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頌曰

天街華月影珊珊沉醉東風獨倚欄朝罷九

重人靜後六宮猶整尚衣冠

魯祖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

新六

九

尋常向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

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頌曰

寒巖雪壓一枝梅無限春光不放開却被東

風輕漏泄暗香吹入夢中來

瀉山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

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瀉山僧某
甲此時若喚作瀉山僧又是水牯牛喚
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喚作甚麼即得

頌曰

馬腹驢胎佛祖家大人行處路途賒牯牛若

較瀉山老頭角崢嶸更讓他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頌

曰

山河國土露堂堂瓦礫叢林總放光若使一

塵當面立恒沙諸佛盡遮藏

金剛經頌 十八首

世尊著衣持鉢空生嘆希有

著衣持鉢只如斯飯食經行有甚奇何故空

生歎希有令人特地更生疑

應如是住

窮途白眼正悽惶忽漫相逢是歇場放下便
爲安樂地何須忉忉費商量

如是降伏其心

壁間燈影弄孩兒黑夜翻疑有鬼隨試到天
明親看破許多驚喜向誰提

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夜來夢到鬼門關無數羅叉擁鐵山唱罷寒

鷄天大曉回頭一笑破愁顏

不住於相

乾闥婆城落鏡中樓臺殿閣滿虛空但看無

數登臨客倚檻披襟送去鴻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鳥跡魚蹤莫浪尋電光石火豈容心時人但

聽春禽噪誰信頻伽鼓裏音

無我人衆生壽者

傀儡登壇待鼓鑼大家相聚聽高歌不知線
索經誰手緣斷羞慚最懷懣

四果不作是念

長途客店暫招商一宿休閒豈久長夜夢忽
登甍率界回頭空費好思量

柯六

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少攜書劍走他鄉主意將來赴選場偶向街
頭遇占卜報言當作狀元郎

持四句偈其福甚多

年年鬼崇請神巫送退還來作穢汚太上老
君如律令諸邪從此一齊驅

須菩提感激流涕

心頭痛處有誰知國喪家亡說向誰回首故
鄉消息斷不堪重聽鴈聲悲

歌利王割截身體

柯六

十一

穆王心愛偃師人歌笑歡娛當是真一怒頓
教支解後始知膠漆合成身

一念信心即得菩提

莫道夷門薦狗屠一言然諾許金軀提鎚直
入中軍帳奪得將軍肘後符

三心不可得

寒空落落鴈孤征望眼昏迷里數生自是本
來踪跡斷勸君不必計途程

無法可說

幻戲場中伎倆多歌聲不斷舞婆娑可憐觀
者增悲喜曾見其中一線麼

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

畫工隨意寫形容狀貌衣冠各不同好醜任
他分別盡到頭不是主人公

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

貴賤元無定準程從來白屋出公卿一蒙天子親宣詔便是當場第一名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

夢向華胥國裏遊到時歡喜轉時愁一聲鷄唱霜天曉枕上空華落兩眸

淨土十六妙觀頌

第一日觀觀落日如懸鼓

白日西沉寄所思夕陽盡處有心知一從別後無消息自此常如見面時

第二水觀觀大水澄清凝冰映微作琉璃想

琉璃想

清涼心地碧澄澄瑩徹猶如水結冰一片琉璃光潔地休教埋沒老胡僧

第三地觀觀冰琉璃成就地想

遊心何處可經行寶地琉璃一掌平未動脚

跟前一步看來元不涉途程

第四樹觀觀琉璃地上作寶樹想

行樹重重七寶林目前羅列氣陰森花含無量摩尼聚風動常宣妙法音

第五池觀觀七寶池中有八功德水想

如意珠王出涌泉水含八德注花間金剛池底金沙布念念心開七寶蓮

第六總觀作寶樓閣想

寶嚴樓閣影重重無量諸天集此中不鼓自鳴天樂動法音盈耳樂無窮

柯六

士

第七座觀觀七寶蓮華中含金剛臺想

七寶華含七寶臺摩尼華蕊結胞胎隨心一片光明藏自有金容出現來

第八像觀觀一佛二菩薩想

相好光明水月身恰如亡子見慈親從今

識娘生面不作悠悠行路人

第九佛觀觀佛相好想

毫若須彌目若蓮重重相好總無邊通身毛孔光明聚照徹三千及大千

第十觀音觀作大士形像佛立頂冠想

詞六

十三

長大無邊大士身頂光化佛等微塵細看毛孔含生土觸目分明是故人

第十一勢至觀作端坐手執蓮花想

光明色相總非差頂上天冠百寶華華裏淨含諸佛土不知誰是主人家

第十二普觀作自身往生蓮華開合想

心想蓮華量若空託身深處密難通光明照破華開後醒眼依然似夢中

第十三雜觀作佛大小不定身想

百川月落影參差來去隨人任所之只道兩

頭分二路誰知動處不曾移

第十四上三品觀

心想遙登兜率宮莊嚴妙麗境重重親聞彌勒談真諦只恐相逢是夢中

第十五中三品觀

天子求才選孝廉鄉評大小共稱賢一朝特地登金殿白屋公卿豈偶然

第十六下三品觀

劍樹刀山在目前回光一照變金蓮堆埋拜將英雄事始信爲官不是錢

本住法頌壽黃檗山無念禪師八十

有引

今上御宇之三年癸亥仲春二月十有七日迺黃檗山無念禪師四百八十甲子之辰也惟師少志向上早悟自心開頂門之正眼監無畏之高幢法門歸重衲子趨風

莫不指歸第一義令

入自信之地誠末法

之津梁長夜之慧炬

也宗門寥落賴師獨

振其家聲不慧雖未

承顏而心光相照不

隔一毫以法忘情無

彼我相爲日久矣嗟

今老矣愧不能一接

麈尾以結法喜之緣

耳今幸值師示生之

辰十方宰官居士繼

白衆等各持供養而

興慶讚不慧聞而歡

喜私謂悟無生者離

壽者相非四相之可

還安可以世諦而擬

之耶乃說本住法頌

敬遣侍者遙持香花

用申讚歎是以滴水

而稱大海以一隙而

觀太虛非敢盡其涯

量聊見微忱以法供

養之意耳而說頌曰

諸法自性常寂滅湛

然不動如虛空世界

森

羅及萬象唯此一法

之所印佛未出世祖

未

來此本住法無欠闕

草芥塵毛體自全白

拈

十六

驚奴亦知有何況衆生各具足而與諸佛性

平等平等自性無生滅又豈四相之可遷不

來不去無始終是故名爲本住法若人悟此

體如如一超頓絕凡聖見正眼開時生死空

迷悟兩關當下闢已過關者掉臂行獨蹈大

方無滯礙猶如師子自在遊非是野干可隨

逐揭開五蘊封蔕茅露地披襟坦然坐是名

無畏解脫人從此常依本法住惟師了此本

住法獨踞黃檗最高峰巍巍不動若須彌萬

象森羅齊額手日月遊行若電光世界山河

鏡中影良以心空身亦空混融萬法無起滅

是故一塵與空合即與虛空共一體一切微

塵亦復然身與微塵等無二身塵既入法界

空自性體與虛空等此空即是本住法入此

法者壽無量空中世界任起滅一切聖凡從

來此本住法無欠闕草芥塵毛體自全白拈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六

去來是法不動相常住此是大地衆生壽衆
生既與諸佛同吾師豈與衆生別但願吾師
常化生證入衆生無量壽

箴

座右箴示黃生

欲不可縱志不可蕩性不可僻心不可放身
不可逸學不可浪理不可蔽思不可妄勿佚
豫而外馳勿嗜好而內喪恬憺自居百骸無
恙不爲物誘其神自王

定志箴示江生

勿汨汨於物欲勿鬱鬱於亂想勿矯矯於浮
雲勿逐逐於世網宜定志以素居冀凝神而
靜養藜藿澹以自茹山水清而獨賞披玄易
以窮化覽春秋而鑒往誦南華以銷憂叩西
墳而破障觀世態若陽燄聽是非如谷響視

衆物若蟲臂看此身如鼠壤富貴於我何求
得失於人翻掌明明在前昭昭在上不妄不
虞何惚何恍形似木鷄心如象罔孔子曰不
枝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善長

我箴

一切愛憎皆由我障我障若空光明無量逐
境心生隨情動念心境兩忘物我無辨物無
妍醜由我是非我心不起彼物何爲動靜等
觀貴賤一視凡聖齊平名不思議

身箴

敬咨爾身爾何爲者四大合成內外虛假聚
沫芭蕉塵埃野馬衆苦稠林生死曠野昧之
者多識之者寡一息不來贅疣土苴

心箴

爾胡爲心恍惚杳冥爲物之則爲人之靈昭

昭不昧耿耿常惺善惡之府賢聖之庭無爲
欲蔽勿使妄榮恬憺寂寞其神自寧

性箴

爾體圓明爾形精奧不動不遷無相無貌如
水之濕如火之燥萬化不移名言不到去住

輯六

十六

來今閒忙靜躁卓爾獨存是名真道

命箴

咨爾何從實惟天顧壽夭窮通聽其所遇不
忮不求無怨無惡鵲居穀食龍雲豹霧信乎
爾神浮沉有數安以俟之無容外慕

銘

母子銘

并序

清因弘法致難上千聖天子怒聲若雷霆
私念老母聞之必驚絕矣乃蒙恩宥不死
遣戍雷陽道經故鄉迎老母於江上一見

輯六

十七

歡喜談笑音聲清亮胸中畧無纖毫滯念
因問老母聞兒死生之際豈不憂乎乃曰
死生分定耳我尚不憂何憂於汝但人言
叅差於事無決定見爲疑念耳相與侍坐
達旦即作永訣老母囑曰汝善以道自愛
無爲我憂今亦與汝長別矣欣然就道了
不相顧余因感天下之爲母有如此者豈
不頓盡死生之情乎乃爲之銘曰
母子之情磁石引針天然妙性本自圓成我
見我母如木出火木已被焚火元無我生而
不戀死若不知始見我身是石女兒

澄心銘示丁右武

真性湛淵如澄止水憎愛擊之煩惱浪起
之不休自性渾濁煩惱無明愈增不覺以我
取彼如泥入水以彼動我如膏益火彼亂我

真亂實我生我若不生劫燒成水是故至人
先空我相我相若空彼從何障忘我之功在
乎堅忍習氣纔發忽然猛省省處即覺一念
回光掃蹤絕跡當下清涼清涼寂靜挺然獨
立恬澹怡神物無與敵

觀心銘

觀身非身鏡像水月觀心無相光明皎潔一
念不生虛靈寂照圓同太虛具含衆妙不出
不入無狀無貌百千方便總歸一竅不依形
氣形氣窒礙莫認妄想想生怪諦觀此心
空洞無物瞥爾情生便覺恍惚急處迴光着
力一照雲散晴空白日朗耀內心不起外境
不生但凡有相不是本真念起即覺覺即照
破境來便掃掃即放過善惡之境隨心轉變
凡聖之形應念而現持咒觀心如磨鏡藥塵

柯六

六

垢若除此亦不著廣大神通自心全具淨土
天宮逍遙任意不用求真心本是佛熟處若
生生處自熟二六時中頭頭盡妙觸處不迷
是名心要

師心銘

人性本大超乎形器直以有我自生障蔽習
染濃厚故爲物累問學不廣故多自是見理
不明驕矜恃氣輕內重外逐物喪志嗜慾戕
生不知避忌棄已忘真孰稱爲智達人虛懷
應緣無滯與時遷迤龍蛇玩世得失靡驚貴
賤無預恬憺怡神省思寡慮力其未能謹其
未至學其無爲行其無事聽其無聽視其無
視返觀內照念念不住諸妄消亡精一無二
此乃至人師心之秘在我求之恆有餘地不
如是觀名爲自棄

覺非銘

萬里之行步步皆非維人不覺寸步不移人生百歲念念不住昧者冒然孰分新故善惡迭遷如環無端莫知其極誰使之然使者不知愈新愈迷脚跟罔措舉足成疲疲之既久

柯六

十九

失其故有變怪百出不見其醜以迷爲覺大地皆錯悞母效顰恬然自樂霎時臨鏡忽然猛省但歇狂心不勞施粉天然秀媚眉目清朗本來面皮毫髮無爽無論美惡不須雕琢只任現成自然還樸覺不覺是不知知非是非俱唾萬物齊歸

夢覺銘

善惡無端一心返復聖凡不隔唯存夢覺以覺入夢顛倒滋重以夢入覺當下解脫夢覺俱非寂爾靈知不生不滅何慮何思幻化百

千唯在一念念起不覺太虛閃電煩惱不結業即不生愛憎堅固實生死根因果報應捷如影響根若不生枝從何長業有多種以殺爲先好生惡死彼此皆然軀殼雖異佛性是同但平等觀殺念自空心鏡塵埋習染既厚以覺消磨光明自透漸磨漸薄念起即覺覺至無生心境空廓妄想馳逐究竟無益諦審思惟死生迅疾生死來往大夢冥冥但隨業轉如不有生有生不著須從夢覺醒眼看來無繩自縛念念迴光心心返照但不隨情是名要妙

忘緣銘

情有智愚性無明昧凡聖之分實存向背如臣事君如子侍父一念精真不容顧佇顧佇則移移則造迷迷之既久其神日疲不移即

悟悟則不顧獨立湛然妙用常住應緣若響
處世如空逍遙物化頓脫樊籠出不入無
去無來空華世相水月襟懷

觀世銘

四大幻身本無一物愚者執之愛憎桎梏妙

軒六

二十

圓覺心彌滿清淨妄想積迷顛倒增病渴鹿
逐酸愈逐愈渴看破即休始知是錯遊戲神
通不離日用貴賤好醜任其搬弄達人大觀
洞然明白離合悲歡了不可得六塵境界如
夢聚寶無量貪求一覺便了音聲色相風月
行空于斯不著豈是盲聾以此處世有何罣
礙身雖凡夫名觀自在

六根銘

身為業媒心為業種從六情根貪奔愛涌眼
流於色失其真明耳流於聲遺其本聞舌非

爽味實多妄語恣意縱情識風內鼓習發竅
鳴如簧有聲不知所自聽者震驚出口入耳
愛憎斯起聲已消亡禍方資始如雷擊糞忽
生毒菌愚者食之誤傷其命維鼻合身同為
一覺總是浮塵身多過惡意乃樞機波流毒
海為彼所漂汨其真宰是故世人雖生不生
若能返觀各得精真精真若復六根無物似
雲浮空如響出谷不被形拘不為心礙迥出
情塵超然自在

念佛三昧銘

軒六

主

念佛念心心念佛佛不外心心不是物自
性光明心心照燭妄想潛蹤形骸空谷淨土
不離目前蓮花常襯兩足何必待身後方生
即現前不出不入此正是普光三昧只在當
人一啖

正心銘

心本光明欲蔽故暗天然之體隨情耗散今欲正之祛慾制情一真既復諸妄不生

誠意銘

意乃妄根乘虛日鑿密察其原潛乎不覺覺則不妄妄息即直至誠無息其善乃敦

修身銘

只體之慾縱情之本酒色之迷陷身之奔迷欲不返身心不固徒有此生誠爲虛度

齊家銘

齊家之要惟儉與勤義禮若豐澹薄自醇勤儉傳家澹薄寧志是乃聖賢處世之秘

六妙銘

并引

雪嶠山主結廬雙徑之朝陽峰下千峰如指故顏曰千指前峰紫抱彎環如角子名

之曰麟角且喻獨也菴前有池俗呼洗硯蓋東坡嘗三遊茲山特附諱乎予易曰來月古人喻道曰池成月自來池上有齋子扁曰洗月喻心境也齋後有泉味甘冽而醇予題之曰過乳以昔聖言劫初之水味過於乳以從金剛際來今峰頂之水其源必深可喻道脈欲知本也菴後有石子名大歇謂阿蘭若真修行處爲寂滅場乃大休歇地也此景天然故題稱六妙而卷首書曰六通四達欲此境中人老人隨不爲妙縛也直須雙奪故曰通達耳手而各爲之銘志不忘也不作境會不落言思是在賓主自得耳

軒六

主

千指菴

千峰卓立直指此菴此菴如空了沒遮闌問

菴中主不出不入有來叅者空中一咄

麟角峰

羣走奔騰一麟自足惟麟所重在乎角獨片石如鱗萬木若毛可笑騎者不動一毫

來月池

月元不來水亦不去鷺爾相逢不知其故水底之天池中月去來之相了不可說

洗月齋

月本無塵水自清潔從何處洗求之不得月墮水中水涵月影可惜觀者熱夢未醒

過乳泉

水中擇乳須是鷺王此不須擇在乎善嘗不許入口要先知味惟知味者飲之心醉

大歇石

石不善走爲何要歇歇之大者爲本寂滅跌

刻六

三

坐此中不動不揺吐廣長舌松風夜號

般若軒銘

并序

軒因閱此經以得名也爲吳門居士朱鷺王在公棲息所驚故奇士在公舉鄉進士爲郡司馬唾軒冕棄妻子結隱於天目無何復過雙徑居此軒閱般若經人有省發予自南嶽來以達大師末後因緣得至此山居士見而歡喜執弟子業子歎曰非大力量欣寂滅之樂者何能頓脫塵累而至此耶因名朱曰大力王曰大鍵顏其軒曰般若乃爲銘以紀之銘曰

咄哉此軒光明透脫內外洞然了無縛着六根門頭圓通虛豁世出世間一齊拋却此軒之味恬憺寂漠軒中主人身心快樂一切情塵火聚太末問此法門名不可說

毘耶室銘 有序

居士管覺僊生長吳門早歸三寶不畜妻
子不治生產唯結一室顏曰毘耶以延十
方以無法可說但以香飯而作佛事老人
過其室因請銘之銘曰

毘耶離城堅固綿密雖居市鄆而無塵跡中
有居士獨寢一室門不通風六窓虛寂唯有
十方不時雲集有問法者止是一炷香飯不
請隨緣搏食座不用借露地爲席諸有屏空
一塵不立身心兩忘世界齊擲萬累俱捐諸
緣頓息在塵出塵斯爲第一

鐵如意銘 并引

予別雙徑雪嶠山主以鐵如意并香奩爲
供感而爲銘

維此如意代我心口我不能談借爾善吼爾

阿六

十四

言不無我法非有兩者既離一亦不守唯法
身香與爾作耦託此金剛用垂不朽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三十六
音釋

迺 音忱與謹同誠也 贅 之瑞切 疣 于求切瘡也 戕 慈良切